

B223
18



列子

凌风的清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明 范江萍 著

国学基础教程·子部

列子

凌风的清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学基础教程·子部

陈明 范江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子:凌风的清谈/陈明,范江萍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

(国学基础教程·子部)

ISBN 978-7-5325-5381-5

I. 列... II. ①陈...②范... III. ①道家②列子—通俗读物 IV. B223.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367 号

国学基础教程·子部

列 子

凌风的清谈

陈 明 范江萍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265,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 978—7—5325—5381—5

B·668 定价:2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事一经

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一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前言

《列子》是现代人十分熟悉的一本古书，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大都学过《愚公移山》、《两小儿辩日》的课文，对杞人忧天、杨布打狗、纪昌学射、歧路亡羊等等成语故事也并不陌生，所以，虽说是位列诸子百家之一，却因为其浅显有趣的故事而成为颇具亲和力的书。但是，在学术界，《列子》是一本特别麻烦的书，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深陷“伪书门”。

凡是先秦诸子的书，自古就有分门别派的归类法，乍看上去和小说家笔下的江湖武林没有什么区别。但著作和武功传承终究有所区别，有不少著作究竟应该算作哪一家并不明确，人们为之争了两千年也是有的，但《列子》没有这个问题，从头到底大家都肯定它是道家著作——道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待遇是非常高的，除了儒家之外就属它牛。所以，要是把这些先秦诸子的著作看成一个孩子的话，《列子》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很早就有专门的注本，做学问的人常常引用，政治家（顶尖代表就是皇帝）给与特别的关注，文化程度一般的百姓多少也曾听说，这些对于一部先秦古书来说，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了。但是，和人一样，少年成大名未必是件好事。

在传统的说法中，《列子》的作者名叫列御寇，中国最早的权威书目《汉书·艺文志》的道家类就有《列子》八篇，并且标明作者“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名字的写法稍有出入在先秦不算奇事。今人所知的列子，主要是由先秦及汉代的一些关于他的零散记载拼凑起来的，一般认为他是生活在战国早期的一位道家思想家，家乡在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东），终生淡泊修道，隐居乡里四十年，著书二十篇。他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子等当时著名的道家人物或师或友，

相传后来得道，能御风而行，最终羽化升天，今郑州市东郊尚存有列子墓和八卦御风台两处遗迹。

然而，列子其人究竟是否存在尚有疑问，同时，今天所见的《列子》究竟是不是这个列子的原作更值得推敲。从唐代柳宗元开始，人们便质疑列子究竟是谁，因为在看得到的史料中关于列子的记述和《列子》书中的某些内容有着明显的年代龃龉。到了宋代，人们对佛教已经十分熟悉，《列子》中“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一段便成了极度可疑的对象，因为那实在很像是在影射佛祖释迦牟尼，而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佛教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先秦的人是无以预知的。从此以后，关于《列子》是伪书的说法愈来愈多，到了清代，“注《列子》的晋人张湛伪造了列子”几乎成为一种定论，近人杨伯峻作《列子集释》，收集了历代各种辨伪的相关文字达23家，近两万字；他本人又专门附了一篇万余字的论文，专从汉语史的角度论证《列子》是晋人伪造。杨先生的书如今并不难得，我们姑引用一段他未曾收录的晚清学者文廷式的话，由此也能看到当时的人们已经多么坚信《列子》是伪书的说法。

汉魏人多言黄老，或言老庄，皆不及列子。《列子》出于东晋，殆伪书也，钱辛楣已疑其参入轮回之说，且其文义不类周秦。……余谓西晋之乱，典籍沦亡，作伪之徒乘虚而入，故张霸百两不行于汉世，而枚赀古文乃盛于南朝，略录既亡而玄言弥畅，中国秦汉以来学术至此亦一大转关也。聚敛以成《文子》，影射而作《家语》，盖皆在斯时矣。（《纯常子枝语》卷十九）

即便如此，争论依然是存在的。在看似杨伯峻为《列子》之伪盖棺定论之后，台湾一位对道家学术颇有研究的学者严灵峰又专门写了《列子辩诬》，声称“其书非有人‘存心’所伪造，更非张湛之所为”。

要想搞清楚这场千百年的积案殊非易事，也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在这里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或许对此说都有耳闻，而历史上关于“伪书”的说法又常常是人们一个极大的误区。为此，不得不给予一些澄清，否则这种困惑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不小的损失。

首先，什么是人们常说的“伪书”，如何判定。学术史上最著名的“伪书”是《古文尚书》，历代被作为“五经”中最古老的一种，在清朝初年被阎若璩为代表的一批实力派学者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为出自晋

朝人之手。当时还有一位学者姚际恒写了一本《古今伪书考》，认定了六十余种“伪书”。此后，辨伪成了一大学术时尚，相关的著述和言论层出不穷。至于甄别真伪的方法，则因为对象不同而各有取舍，并非一句话所能涵盖，但总之不外乎根据可信的史料来考证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找到其中的矛盾，从而证伪。

既然伪书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把伪书和某些伪劣商品等量齐观。伪造古书的事情，历史上向来是有的，明朝就有过很多，因为时代较近，手法也不高明，所以都成了闹剧。但同样的闹剧如果早发生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后人来说问题就复杂乃至无解了。就拿《列子》来说，我们现在所知的列子其人，信息量少得可怜，主要是《庄子》中屡次提到这个人，《汉书·艺文志》又著录了八篇《列子》，再加上一些其他书中的零散信息，我们实在难以作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判断。那么，提一个问题：既然连列子是谁都搞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书的所谓真伪呢？书现在明明还在，它是不是那个叫做列御寇的人所作和我们去读这部书究竟有多大的关系？

现在放下一切已有的纠葛，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一下。历来并无异议的几点如下：《列子》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古书；它主要反映道家的思想；它的生成年代最早是战国时期，最晚不晚于晋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看你要干什么了。要是你打算在某个问题上折服别人，要把《列子》中的某些内容作为一种武器，那么必须小心了，如果它是汉代、晋代的产物，那么你的引证可能不知不觉隐含着前提错误，这样的武器不仅伤不了对手，反而会伤到自己，这时候“伪书”就跟假药、假酒一样可恶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读书、想让先哲的思想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迪呢？那么，无论书是出自战国的列御寇还是晋朝的张湛，其中的含金量并不因此而打折扣。这就像几十块钱一身的阿迪达斯，保暖、蔽体、装饰的作用俱在，如果还质量不错经久耐用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拒绝呢？

说到这里，大家都不难明白，同样一件事、一本书或一个别的什么对象，对专家的意义和对大多数人的意义往往是不同的。辨伪是历史学、目录学中一个很专门的项目，真正的顶尖专家尚不免在里面有处置不当的时候，我们不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又何必非要拿专家结论来左右自己的进退取舍呢？再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慷慨激昂的《满江红》曾经激励了无数热血男儿报效国家、马革裹尸，尤其是在

抵御外侮的年代里，它成为凝聚我们民族精神的一条重要纽带。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这首作品恐怕并非出自爱国名将岳飞之手。一方面是现实中的民族精神意义，一方面是对史实、文献的求实考据，二者并行不悖，难道我们能说求证《满江红》并非出自岳武穆之手的学者便是卖国贼？

把“伪书”问题辨析明白了，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来读《列子》了。我们选择《列子》作为读本，是因为它能很好地反映道家的思想。严格地说，道家思想的代表作还应该是《老》、《庄》，而不应该把《列子》算进去，因为《列子》有着明显的非原创痕迹，至少拿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和《列子》对比，基本相同的文字就有二十四节，此外还有一些见于别的现存古书中的内容。如果以此推想，不排除更多的内容也是从别处搬来的，只不过原书早已散佚，后人无从知道罢了。但这些并不是问题，哪怕全书没有一字原创，它对我们仍然自有价值。因为道家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体系，我们要了解它、亲近它，当然素材越多越好，假设流传至今的只有金贵的老子五千言，那我们对道家思想将会是如何地懵懂啊！《列子》按照一定的思路把反应道家思想的文字排比成书，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况且作书者又绝非对道家全无概念的外行。另外，相比于《老子》和《庄子》（尤其是内篇），《列子》的文意相对浅显一些，对想要了解道家思想的初学者来说，用《列子》入门既有一定的难度，又不至于难到令人绝望，实在是很理想的一部教材。

于是，我们按一定的话题选择了《列子》中的一些章节，用翻译来初步清除文字障碍，用述评来大致揣摩道家的心绪。这些章节或许也见诸《庄子》或别的什么书，对此不必觉得奇怪。

——现在的《列子》只是线索，供我们欣赏道家的机智与优雅。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前 言 / 3

第一章 道是何物 / 1

第二章 淡然生死 / 35

第三章 自然而然 / 61

第四章 物我两忘 / 95

第五章 洞察小慧 / 131

第六章 清谈玄论 / 165

第七章 真假难辨 / 198

篇目索引 / 229

目
录

第一章



道是何物

道

，是最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汉字之一，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字，它和天、理、气等等都属于中国哲学的基本术语，这种术语的定义丰富而又模糊，不是简单地说多义、多元就可以了。

在汉语中，道，的确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词汇，以至于你想彻底了解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千百年来，人们在不停地用着这个词来表达意思，在古籍中的使用频率极高，而我们也不妨把所有的实用案例都看作是对这个词的诠释。面对这样的情况，想用一两句话来解释“道”，那是决不会令人满意的。许多现代的词典或论文出于实际需要把“道”解释为规律、本体之类，无非是把西方哲学中的类似范畴搬过来，其吻合度究竟如何，哲学家会去讨论，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决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们都是说汉语的中国人，舶来的规律、本体我们看似很熟，那只是教科书上用得多罢了，真正熟悉的还是透过语言融入内心的汉语词汇。哪怕是刚刚开始正式学习的少年，他完全可以通过“茶道”、“剑道”、“养生之道”这些依稀相识的种种去构架他自己心中关于“道”的理解，又哪里需要陌生的词汇来做这种骑驴找驴的文字游戏呢？

考卷上的词语解释题是一回事，自己的学习、体悟是另一回事。看看中国的古人是如何来表述这个麻烦的“道”的，或许等你渐渐把这些看熟了，虽然同样无法用片言只语解释“道”，却再不会去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天瑞》

〔原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天瑞》

〔今译〕

列子住在郑国的圃田，四十年来没人知道他。在公卿大夫这般贵族看来，他就像是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郑国发生了饥荒，列子准备离家到卫国去。他的学生说：“老师这次出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学生想请教一些问题，老师将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呢？老师没有听说过壶丘子林的话吗？”列子笑了，说：“壶丘先生哪里又说什么了！即使如此，他曾经告诉过伯昏瞿人一些话，我从旁边听到了，就把这告诉你们吧。他说：有能生成万物却不能生出自身的，有能演化万物却不能演化自身的，无所谓生成的才能生成无数众生，无所谓演化的才能演化万物。有生成不是因为谁能去生成什么，而是不得生成；有演化不是谁能去演化什么，而是不得不演化，所以说常生常化。常生常化就是时时刻刻在生成，时时刻刻在演化，正如阴阳和四时。那无所谓生成的，可能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本原；那无所谓演化的，则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便找不到它的边际尽头；可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本原，其中的道理当然无法穷尽。《黄帝书》说：‘虚空之神不死，它就叫做玄牝。玄牝的大门，就叫做天地的本根。绵延断续，好像存在又并不真切，却耗用不尽。’所以生成万物的，自己无所谓从何生成；演化万物的，自己无所谓被谁演化。自己生成，自己演化；自己成形，自己着色；自己产生智慧，自己产生力量；自己消亡，自己生长。说有谁去使它生成、演化、成形、着色、产生智慧、产生力量、消亡、生长，那是错误的。”

〔述评〕

我们现在摘选《列子》的若干语段作翻译、加述评，本意在于使读者能够通过局部了解整体，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选这一段做样本本不合适，一来这一段不好玩，二来其内容神神道道，大有不知所云的意思，一边翻译一边心慌，再要给它做述评真是自找麻烦。之所以还是选了它，理由只有一个：它是全书的第一段。

这个理由看似有点荒诞，但不妨静心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我们

读一本书为了什么？别光说好听的，什么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把自己培养成更全面的人才之类，那是空话。古往今来，读书只有两种基本原因，一是功利性目的，比如应付考试；二是出于某种兴趣，比如听说这书中的某个观点是你很赞同的，或某句话让你觉得很有气势等等。两条都不符合，那只能说是偶然发生的无意识行为。

如果是第一种理由，那你对书的内容是很无奈的，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为了要得到预期的好处，再没劲的书也要读得熟。而第二种情况则是一个反复试探的过程，很可能先前听说这书很有趣，真拿来读时颇为失望，很快就舍弃了——这种舍弃是否正确，可能需要过很久才能够判断。因此，既然我们现在专门介绍《列子》一书，就不能特地去挑有趣的、容易的章节，而是要挑有代表性的章节，否则你一旦去读原书很快会有上当的感觉而放弃深入。

至于说全书第一段和它的代表性有什么关系，那也是个颇为有趣的话题。

如果把中国的古书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在刚刚入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头雾水，谁都想一阵阅读之后就能略通大概，接着就可以向满腹经纶的境界进发了。但这似乎并不现实，以今天一般人对文言文的学力来说，只要能称之为书的古籍，不论部头大小，从头到尾完整读下来的并不多。很多人对他喜欢的古书实际上停留在一个“半了解”的档次，比一无所知的人多知道不少，就此书吹吹牛、蒙蒙人问题不大。不要看不起这种“半了解”，这几乎是“真了解”或“精通”的一个必由的过程，即便很多人就终生停留在“半了解”，那也总比不了解的人多知道些吧。

那么，想要“半了解”该做些什么？很简单，把书拿过来，认真地读三样东西：前言、目录、正文的开头。读完了，你也就开始进入“半了解”的状态了。前言通常是专门有人花心思做的，把全书的概貌浓缩在文中。目录则可以了解全书的结构。开头呢，必须说一下，这大致是一个习惯——看戏看最后，那叫压轴戏，好看；看书正相反，要看开头，往往越到后面越烂。《论语》没全读过不要紧，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达到基本要求了；《诗经》没全读过不要紧，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不算无知了。再看《孟子》，大段的、完整的好文章差不多全放在前面，到最后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段落。所以，这大抵是前人编书、著书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重前轻后，而开场第一篇更是重中之重，有所谓开宗明义的说法。

现在我们回来看《列子》的开头。老、庄、列被看作是道家的三巨头，道家是要说“道”的，《老子》篇幅短，理论色彩强，开头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虽然有些绕口而深奥，但直奔主题；《庄子》酷爱寓言，开头便是《逍遥游》，那鲲鹏展翅的大气令人折服，当然主题也是“道”。跟这两家相比，《列子》这个开头多少有点暗淡，虽说还没有脱离“道”的主题，但显然缺乏自己的特色，行文结构有点像《庄子》也有点像《孟子》，而说的这番道理比之老庄，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故弄玄虚，只是在“生”、“化”之间绕来绕去。或许这也是很多人从直觉上就怀疑《列子》是伪书的原因之一吧。

《列子》是注者张湛伪作，这个说法很流行，如何判断是学者的事。但这书的开头没有打点好，却是肯定的。其实后面有不少精彩的章节如果能置为首篇，效果比这一篇要强得多。同时，作者也并非全然没有对这开场白下功夫，只不过用力点选得有点不妥。比如所引《黄帝书》一段，全然就是今本《老子》中的话。而所谓《黄帝书》的说法，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分析，既不是空穴来风的杜撰，也未必就是一个标准的书名，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少托名黄帝的著作，基本都是春秋战国时人写的，思想内容和老子比较接近，所以后人有“黄老学派”的说法。这些号称是黄帝的书有时候会泛称为《黄帝书》。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是否某种《黄帝书》中确实也有“谷神不死”这一段，但可以肯定《老子》中是有的，只有《黄帝书》的年代要早于老子，甚至真是出自轩辕黄帝之手，并且老子又正好抄袭了这一段，那么，《列子》称这段引文出自《黄帝书》而非《老子》才是合理的。不过，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只能说《列子》的作者是在故弄玄虚，刻意地避熟就生，以期自抬身价。还有一个很滑稽的地方，就是莫名其妙地用了一个“嫁”字。这里的“嫁”不过就是到、去的意思，不要说我们今天冷不丁看到这个字会发愣，就是在先秦诸子的文章中，这句话一般也就写成“将适于卫”或“将之卫”就行了。这个用法出自古老的字书《尔雅》：“嫁，往也。”《尔雅》是专门解释字义的书，但其中有很多字的解释是只见定义、不见实例的。那么，《列子》这莫名其妙的一“嫁”，是不是也很怪诞呢？

尽管这个开篇做得不算很好，也惹来一些怀疑，但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勉强读一下，至少从中可以看到列子、壶丘子林和伯昏瞀人出场了，以后还会遇到他们。同时，也领教了“生生化化”式的绕口令，这种风格的文字任何人第一次碰到都会找不着北，却是道家著作中很

常见的，想靠翻译、靠分析一次性强攻把它彻底搞懂是不明智的，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读了一个章节，有注解、有翻译，可到头来居然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很丢人、很沮丧的事。以后还会遇到许多类似风格的文字，也还会有很多这样读了之后不明不白的经历，因为这是一个拼图游戏，只有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问题才会开始简单。拼图的大小通常是明确的，但自己的天赋、性格、生活经历等因素构成的个人读书轨迹却很难预知，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你读多少之后才能适应道家风格的文字，可能啃掉了整个一本《列子》还没有开窍的感觉，那就接着读《庄子》吧——即便如此，《列子》不会白读，《列子》的第一篇也不会白读。虽然对“道”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感到无奈，但是至少我们得到了一种暗示，关于如何读《列子》的暗示。

不管吃到第几个饼才吃饱，起作用的总是所有的饼而不只是最后一个。

〔思考〕

1. 这一节只出现了一次“道”字，还不是被当作一个专有名词加以解释，却位列一部重要道家著作之首，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怎样的对这部书的初步印象？

2. “有生不生”、“自生自化”这样的句式内涵并非单一的，除了译文所表达的，还能自行生成一些什么样的略有不同的释义？